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熊篤軒

繹史卷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商湯滅夏

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列女傳簡狄有娀氏之長女也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取而吞之遂生契焉　古史考契生堯世舜始舉之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拾遺記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宋書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有玄鳥銜卵而墜之簡狄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

史記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

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寛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論衡禼母吞燕卵而生禼故殷姓曰子

詩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長發一二章

史記契卒子昭明立世本昭明居砥石　昭明卒子相土立世本

相土作乘馬

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索隱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

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紀年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山海經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帝王世紀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葢自微始白虎通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

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

立主壬夲子主癸立

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下鋭上晳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洛書黒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　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白虎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尚書大傳湯半體枯　金樓子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黒龍而成

史記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

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

斧之歌實始為東音刀劒録孔甲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劒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列仙傳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史記孔甲崩子帝皐立○紀年作帝昊

帝皐崩子帝發立紀年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淮南子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

帝王世紀帝桀淫虐有才力手能搏虎

列女傳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鞲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造瓊臺瑶室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　楚辭注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　河圖始開圖孔甲

見逄氏抱小女妹喜說之以為太子履癸妃 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之聲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為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視其驚 紀年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女無子焉斲其名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據此則元妃妹嬉非桀所寵 尸子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禍天下厚矣 纏子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厨人 博物志桀作瓦屋

史記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二篇俱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

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篇亡○史叙湯征葛伯在用伊尹之前然已載伊尹之言矣金仁山云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葢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越絶書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此復似事葛事

史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伊尹名摯阿衡者其官也史說誤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　楚辭注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從有莘氏乞得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　墨子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　列女傳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　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帝王世紀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新語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親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衞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

韓非子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親習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楚辭注湯初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　鶡冠子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

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𦙶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

鱄東海之鰅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

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揺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巳巳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巳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〇先設珍

異而曲終奏雅　楚辭注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　魯連子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

史記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　楚辭注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　宋書符瑞志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劉向别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曰九主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

易坤靈圖湯臣伊尹振鳥陵

墨子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

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

女方作女鳩

女方○篇亡

新序桀作瑶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

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尚書大傳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伊尹居而聞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薄湯之都也　新書桀自謂天父

淮南子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寛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墨子湯封於亳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

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呂覽云昔珠蝥作網今之人學紓新書云今之人修緒大紀云桀

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名之囚於重泉夏臺

帝王世紀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于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據言囚湯使非也使字衍

史記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楚辭注桀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尤之不審也　尚書大傳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

種泉嫄於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

歸藏桀筮伐有唐枚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貍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呂氏春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韓詩外傳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

飲者三千人關龍逄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朝桀因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符子桀觀炮烙於瑶臺謂龍逄曰樂乎龍逄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臣觀君之冕非冕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其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不亡龍逄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乎○桀用炮烙未聞

博物志夏桀之時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

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為石室瑶臺關龍逄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為龍逄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反在上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為妖言而殺之尚書帝命驗夏桀無道殺伐龍逄絕滅皇圖壞亂歷紀殘賊天下賢人遁逃淫色嫚易不事祖宗　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　論語陰嬉讖庚子之旦金板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曰謂殺關龍逄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恣也玉斗者璽儀金椎言國之寶

太公金匱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于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朞年岑山崩為大澤

淮南子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

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垮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内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黄神嘯吟飛鳥鎩翼走獸廢脚山無峻榦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珠襲無理磬龜無腹蓍策日施尚書中候夏桀無道地吐黄霧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述異記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周武謂周公曰桀為不道走山泣石

搜神記夏桀之時厲山亡　紀年瞿山崩眙墜哭　博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帝王世紀兩日鬬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　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　墨子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

呂氏春秋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尸子湯問伊尹曰壽可為邪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諺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

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　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陰謀變詐何得以誣罔湯尹之弔伐乎

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呂氏春秋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逄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

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

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郼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饗商　○湯値涸旱以伐夏故前編書大旱自此伐桀之年起良是

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雒降三分璧黃龍雙躍出濟于壇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宋

書符瑞志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黄魚雙踴黑烏隨之止于壇化為黑玉又有黒龜竝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錫之 尚書璇璣鈐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春秋演孔圖湯地七十里内懷聖明白虎獻朝其終白虎在野 天命於湯白雲入房 楚辭注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 禮斗威儀白鳩成湯時來至

書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有衆率怠弗恊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

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書序伊尹

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仲伯仲作典寶○篇亡

史記夏桀為虐政淫亂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

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淮南子桀因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

帝王世紀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列女傳同

呂氏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

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

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

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山海經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經何以載及湯事其為後人附益明矣

周書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湯

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

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

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

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敎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

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

○闕疑有訛字

史記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俱亡　前漢書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

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内

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禄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詩序長發大禘也

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

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巳改過
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
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
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
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

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
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
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
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
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
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湯歸至於泰卷陶中䴉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誥辭與尚書絕異

咎單作明居書序咎單作明居○篇亡

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 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莊子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為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諸書通作務光史記稱許由務光義至高行事不少概見疑未必有其人也　韓非子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肆言誣聖非可謂無忌憚者矣　列仙傳務光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尤誕

越絕書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

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内畢貢天下承風湯以
文聖此之謂也
史記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孔子曰殷
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呂氏春秋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
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帝王世紀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
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

管子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
汜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
稼收至畝百石○大紀云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
困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
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
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
言未已而天大雨荀子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

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呂氏春秋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𠢐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諸書多言七年則此云五年者誤也　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　淮南子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　尸子湯之救旱也

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為牲禱於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按以身為牲之說前編不取

淮南子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

呂氏春秋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春秋元命苞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韓詩外傳湯作濩聞其宫聲使人溫良而寛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淮南子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鬻子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蟆丙門疪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

甌鄧桂國損子産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槖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博物志奇肱民善為拭扛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說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

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

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强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

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漢書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

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
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
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
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
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
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

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說苑自也之也俱作他而無致道者以下漢書小說家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依託

呂氏春秋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經史惟稱太戊時桑穀生於朝而呂覽韓詩皆云湯時生之說苑又兩記於太戊武丁之世其事皆相類殆多外誤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録質以生

日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絶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京房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　歸藏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有求則得有喜將至　良人得其玉君子得其粟　有鳧鴛鴦有鴈鷫鷞　鼎有黃耳利取鮔鯉　瞿有瞿有觚宵粱為酒尊於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穌士有澤我取其魚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上有高臺下有雝池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海○周禮大史掌三易近師以歸藏為殷易之名也其繇辭諸書引用多古質録之以存三代遺文　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詩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

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詩序烈祖祀中宗也○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亦祭成湯之詩耳○按那烈祖二詩章法同其稱烈祖湯孫亦同則俱為祀成湯之詩無疑

天生民而樹之君俾司牧之古昔帝王禪繼不同神農以上不可得而聞已黄帝革命實用干戈謂堯以前盡禪讓與則鴻軒後之世及可數也謂禪授昉於堯與則五帝官天下又何以稱馬竊謂聖人之興因乎時會順天應人古今一揆五帝聖君代出頊嚳起

於族屬姚姒拔自側微揖遜而天下治矣夏后傳子禹之德及民者遠卜年有永雖有中主享國保世其後孔甲淫亂夏政始衰傳及后癸昏暴縱恣任威信讒陵轢諸侯武傷百姓而天下始離畔矣湯之代夏政也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有慙德何也曰始湯未有取天下之心無取心而得之湯之慙湯之所以為聖乎自司徒敷教功業著於唐虞賜姓胙土作基於商詩稱相土烈烈記稱冥勤水官世有明德

天所祚也湯之篤生當夏后之末造大命固有攸屬矣初征自葛而四海歸心民情既有攸繫矣湯方幣聘伊尹於畎畝之中舉而進之於桀桀不能用尹既醜夏復歸于亳湯以事桀為心故尹亦以湯之心為心五就五去冀幸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若是則夏不亡商不興民免塗炭湯守臣節又何憾焉及其不可訓諫語以遷善則不從告以危亡則不聽啞然而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矣伊尹曰是不可以救

矣吾其舍此而歸爾湯亦曰是必割正不可以須矣吾惟取此以救吾民爾故湯之事桀四海歸心而不貳身拘重泉而無慰遲之二十年桀已耄矣諫臣誅戮讒邪日昌韋顧昆吾之屬播惡助虐而不可止是始出師鳴條為南巢之放豈非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湯猶以為慙此聖人之用心異乎後世之利天下者矣至夫千金陰謀往視曠夏諸子之雜說無足深辯惟是義師弔伐而亳衆有不恤之怨者何

也蓋自亳衆觀之知商邑之安不知夏民之危知巳之有穡事不知夏民之在水火中也常人狃於便安聖心公於天下故陳師誓衆喻以天命民心動以賞罰威勸一戰而弔伐之義申兵巳輯民巳安矣號曰武湯不亦宜乎

繹史卷十四

繹史卷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伊尹輔太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紀年外丙名勝三年陟仲壬名庸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是無外丙仲壬

之年也邵子經世亦無二君之年程子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未知是否

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書序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後二篇亡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據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年字皆誤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沈約曰葢誤以攝政為眞耳

書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

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惟三祀十有二

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說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

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書序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刀劍錄殷

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前編云太甲十七年甲子紀年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

以取審也

書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

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記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

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紀年沃丁名絢元年命卿士咎單八年祠保衡

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大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

○孔氏曰以三公禮葬　書序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篇亡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公孫丑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昔伊尹佐湯以有天下經營締造之艱難也親見夏所以亡商所以興嗣王不令丕基將覆故使之去深宮而親丘墓悽愴以發其哀慕之思歠粥服衰以消其驕溢之氣久之怨艾自悔夫是以克終允德焉第桐宮之放事屬創聞其志誠公而其名則弗順元聖忠愛出自至誠不得已而為之既而冕服奉歸復政厥辟主臣一心綿祚永世然後伊尹之志天下後世無不共見矣人臣有其志而無其德且不可效

伊尹之事茍無其志而懷覬覦以窺神器當主少危疑之際操弄國柄如莽操懿裕輩借伊尹為口實此篡奪之患不絶於史策孟子固已灼見而遏絶之矣

抑嘗考羅泌之論曰周公之抱沖子太甲之居桐皆在諒隂時也古者君薨太子諒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滕之父兄曰吾先君莫之行魯先君亦莫之行則此禮之廢已久太甲之事宜後世弗及知也元祀十二月王始居隂百官聽於冢宰此喪之常紀非

攝也嗣王不明故因其諒陰處之於桐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辭抗世子之謂云爾非廢也三年奉歸于亳是起復之時爾非再立也廢立之説盖起於漢霍光將廢昌邑告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有之昔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為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以延年循俗無稽之言使後世信之以為伊尹嘗擅廢立矣考太甲三篇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前有伊訓

以始事後有咸有一德以終義且其復甲也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至矣及其告歸也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亦將因以為利哉故曰廢立之說本無其事惟概以舜禹君臣之義則有愧爾羅氏之言如此竊以為伊尹之在當日於志無愧則於義亦無愧方唐虞夏后之世君明臣良奚由用放三聖授受安事征誅尹之事商也伐暴君以救民輔闇主以允德匹夫不內於溝中厥后克俾為堯舜適

如其莘野之所樂見諸親身而止因時會以變通舜禹君臣之義易地皆然又何愧哉故有假禪受以為篡奪者非堯舜之過也有託征誅以行叛亂者非湯武之過也有擅廢立以危社稷者亦非伊尹之過也

繹史卷十五

繹史卷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太戊盤庚之賢

史記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紀年小庚名辨五年陟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世表小甲太庚弟紀年小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為帝雍已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紀年雍已名伷十七年陟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紀年太戊名密元年丙戌○前編元年甲辰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帝太戊立伊陟為

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篇俱亡

帝王世紀桑穀共生於朝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

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史記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隞仲丁書闕不具（紀年仲丁名莊九年陟　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篇亡　後漢書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紀年外壬名發元年邳人侁人服　十年陟）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

河亶甲居相河亶甲時殷復衰（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篇亡　紀年河亶甲名整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　九年陟）河亶甲

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祖乙遷于邢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篇亡紀年祖乙名滕元年已巳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十九年陟○史巫咸宜作巫賢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紀年祖辛名旦十四年陟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紀年開甲名踰五年陟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紀年祖丁名新九年陟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紀年南庚名更三年遷于奄六年陟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

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紀年

陽甲名和 四年陟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紀年盤庚

名旬元年丙寅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前編庚子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按紀年近代人

僞作固非汲冡原本而所載殷王之名及年數不知何據也

書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

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玆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

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
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
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

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
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
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
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棄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
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

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

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帝王世紀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

故盤庚遷于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金仁山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矣

史記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紀年小辛名頌三年陟○索隱云此以盤庚崩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殷商之時代有令辟史稱雍巳立殷道衰太戊復興

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復興陽甲之時殷又衰盤庚遷都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衰武丁復興廟號高宗傳帝甲淫亂復衰帝乙益衰至紂而亡軼衰軼興是之謂作故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六七云者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而帝甲一君史以為淫亂書又以為保惠者也書稱無逸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庚不幸而享國未久也君奭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而亦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故自賢賢也用賢亦賢也太戊有桑穀之妖蓋初政有闕焉感伊陟之言側身修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商人作頌以祀之廟號中宗由太戊見妖而懼又有陟扈巫咸羣賢以輔之也至於盤庚則極難矣自仲丁以來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且祖乙圯耿至陽甲君民奢侈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

化庚欲遷都于殷亳復湯故居而世家大族各有黨與嗜利忘患胥動浮言以蠱惑百姓百姓恣怨盤庚於此不挾尊高之威無震怒迫急之意反覆開諭藹然溫厚之言淪浹肺腑臣民咸悅浮言息胥怨解涉河治亳復行湯政豈不善哉昔湯之興也八遷而後都亳以七十里王天下此本根之地弗可去也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若囂若相若耿若邢皆際河數遭水患為政者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自盤庚遷殷以

來不獨民奠厥居而理以祖制參以新民化行黨消

傳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其後世去殷遷沬國内

衰弊比至於亡百姓猶思盤庚之政於戲可謂賢矣

繹史卷十六

繹史卷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武丁中興

史記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紀年小乙名斂十年陟○前編二十八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紀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卿士甘盤）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

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水經注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　荀子傅說之狀身如植鰭韓非子傅說轉鬻帝王世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說民者哉乃使百工寫其形像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

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墨子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拾遺記傅說賃為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〇此外誤伊尹之事何無稽之甚

書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

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羮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
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
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
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書序高宗
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傅巖作說命三篇○序意未盡

說苑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尚書大傳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懼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云高宗承商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按桑穀見於太戊時矣豈又復見於武丁之時事語相類其舛誤必矣

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徳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徳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書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後篇亡

史記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徳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内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詩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

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序殷武祀高宗也

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朱子疑鬼方即荆楚也

帝王世紀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前編據此以為高宗肜日祖庚祭高宗也 紀年祖庚名曜十一年陟

禮記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

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喪服四制

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詩序玄鳥祀高宗也

史記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紀年祖甲名載元年丁巳　三十三年陟○書無逸稱祖甲為迪哲之王而史謂其淫亂必史之誤也國語云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葢據此為言耳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紀年馮辛名先四年陟○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俱作馮辛　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紀年庚丁名囂八年陟　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紀年武乙名瞿三十五年大雷震死　子帝太丁立紀年文丁名託十三年陟　帝太丁崩子帝乙立紀年帝乙名羡九年陟

盤庚沒而殷衰及武丁之為太子也舊勞於外具明
哲之資即位之初甘盤為相王居亮陰百官總已以
聽冢宰三年免喪而猶弗言是時甘盤告老歸政以
高宗之賢可以言而不言敬畏慎重必求聖佐以隆
殷道至誠所動夢得良弼總百官資斆學用能興起
禮樂嘉靖殷邦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惟傅說之相
業比於阿衡故武丁之君德光於烈祖商人尊而高
之是謂高宗書載說命以紀其始易繫鬼方以志其

功詩錄玄鳥殷武以歌咏稱頌其德蓋商自中葉衰
微戎狄交侵荆楚之梗化尤甚高宗奮伐有截勲莫
隆焉豈楚俗家為巫祝神民雜糅是所謂鬼方者邪
抑獯鬻方為西北患古公猶遷都避之是即高宗所
伐而詩易各載其事與非高宗修德行政剛以用師
則不能三年勝此勞故既濟之九三高宗以之非傅
說柔而能剛貞固不橈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未濟
之九四傅說以之用以表極商邑肇域四海成中興

之業而祔享祖廟也詎不宜哉若夫惑後妻而殺孝己豐昵廟而致雉異豈耄荒之年亦有失德乎然肜日之篇據書序以為祖己為高宗作也史記以為為祖庚作也且君而稱廟號果若追書之辭寧知非祖庚繹於高宗而有此祥乎史必别有所考而又牽於書序故兩存之而無所擇云

繹史卷十七